

□ 专题文论

文明相遇与跨文化空间的形成：俄国侨民与中国侨民的视角

哈尔滨娱乐场所里的性感俄国女郎 (20世纪20—40年代)

[日] 生田美智子 陈余 译

【内容提要】中国哈尔滨曾经生活着大量的俄国人。沙皇俄国垮台后，生活在哈尔滨的俄国男人很难找到工作，因而侨民们的妻女只能出来挣钱。日本出版了很多哈尔滨旅游手册和印有性感俄国美女的明信片，20世纪20年代，日本掀起了一场赴满洲（中国东北）旅游的热潮，其中不乏冲着俄国美女去的色情旅游。30年代，日本加强对满洲的管理，继承自沙皇俄国遗产的色情行业并没有销声匿迹，而被用来吸引日本人到满洲。40年代，日本同美英的战争局势每况愈下，生活窘困的、在娱乐圈工作挣钱的俄国女侨，又成了一种隐喻，也可以说是一种保证，即日本有能力赶上并超越西方国家。

【关键词】哈尔滨 俄国女侨 旅游手册 日本自我认同

【中图分类号】D829.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1094 (2014) 02-0025-0005

中国城市哈尔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曾被日本人称为“最近的欧洲”、“东方莫斯科”或“东方巴黎”。那里不仅居住着本地人，还生活着俄国人，也有包括日本人在内的来自不同国家的各种民族的人。那时，“哈尔滨”这个地名会让很多普通的日本人联想到俄国侨民。多民族城市哈尔滨的欧洲形象往往是通过俄国女侨和那一条条具有欧洲风格的街道展现出来的。于是在日本出版了很多哈尔滨旅游手册和印有性感俄国美女的明信片，日本掀起了一场赴满洲（中国东北）旅游的热潮。到哈尔滨观光几乎一直是旅游活动的必备项目，大量日本游客蜂拥而至，其中不乏冲着俄国美女去的色情旅游。

本文基于对旅游指南、游记和明信片的分析，试窥探哈尔滨娱乐场所里的俄国女侨在日本自我认同形成中的作用。日本自我认同变化、俄国女侨代表以及舞女（дансинг гэрл）将在交互三维中体现出来。

一、20年代

哈尔滨这座城市的建立要归功于中东铁路的建造^①。这条横贯满洲的铁路是俄国根据1896年条

① Ткаченко Г. И. и др. Город Харбин. Владивосток. 1995. С. 1.

【作者简介】生田美智子，日本大阪大学荣誉教授。

【译者简介】陈余，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约从中国租赁了这片土地之后修建的。至20世纪60年代初,俄国人在哈尔滨生活了约60年,整整三代人。俄国第一代殖民者主要包括中东铁路的修建者、职员以及其他移民。哈尔滨曾是铁路修建的示范点。1913年的人口统计显示,哈尔滨市的俄国人数甚至超过了当地中国人的数量。日本人向哈尔滨的迁移几乎是与俄国人同时的。当时的日本人大多给俄国人充当雇工:参与铁路的修建工作、洗衣服、在理发店工作等等。

俄国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导致大量俄国难民涌向哈尔滨。俄国人在哈尔滨有自己的政府机构、司法制度、城市自治权、边防部队、铁路警卫队,此外,市议会的官方语言是俄语,不懂汉语也完全可以在这里生活下去。俄国移民数量在1920—1922年和1925年间达到了最高峰,从20年代下半期到30年代上半期哈尔滨讲俄语的居民约有6万人^①。

难民们必须为了每日的生计而奔波,却难以同廉价的中国劳动力相竞争。并且,由于沙皇俄国的垮台,中国政府将哈尔滨的管理权和中东铁路的通行权收回手中。

在1921年的《哈尔滨旅游指南》^②中记载了有关俄国移民的片段:“在中国哈尔滨最热闹的街道上有妓女在拉客,邀请富人们到自己家中。当拉到客人,她们就会叫马车或是和客人步行回家。”除了街头妓女,“在哈尔滨还有9个公共娱乐场所,平均每个场所里就有5—6个俄国妓女。还有70个俄国妓女在自己租的房间里接客”。“在其中一个著名的娱乐场所‘巴勒莫’(Палермо),性感的俄国女郎们穿着内裤在跳舞,美臀与美腿展露无遗,服务员一瓶接一瓶地开着价值10—15日元的香槟酒。到了夜里两三点钟,美女们纷纷走下台向客人眉目传情。据说,她们每晚的要价高达200—300多日元,可以说这是非常昂贵的。”该指南还提到在哈尔滨有300多名日本妓女,只需花10日元便可与她们共度一夜。中国人中也有典当妻女的,她们可能被用于各种形式的服务,便宜的50—60日元,贵的200日元。

由此可见俄国女侨民在色情行业中的地位。尽管俄国人丧失了城市主人的法律和经济地位,但在娱乐领域他们仍占据首位。1923年,哈尔滨庆祝中东铁路建设25周年,报纸杂志争相报道庆祝事宜,为此还专门出版了一本皮质封面的纪念珍藏版图书《中东铁路历史简介(1896—1923)》(«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бзор Китайской Восточной железной дороги 1896-1923») ,书中写道:“我们在此亲眼目睹了西欧国家如何充分利用自己强大的科技力量向东方挺进,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辉煌胜利,并为了全人类的利益使新的土地和民族投身到现代创作的工作中来。”^③此时,沙皇俄国垮台已过去6年的时间,铁路工人——曾经的俄国臣民,已成为无国籍人士,但这些人仍然具有殖民者的统治感。

1924年苏联和中华民国之间确立了外交关系,并签订了《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Соглашение об общих принципах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вопросов между СССР и Китай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ой»),协定规定中东铁路为中俄双方合作的商业企业,之后在满洲形成了大量苏联侨民居民点。苏联派来了新的领导人员,但在大部分苏联侨民居民点生活的都是中东铁路的工作人员,他们在铁路修建之初就在此工作。为了不丢工作,他们必须接受苏联国籍,因为只有苏联和中国公民才被允许在铁路路上工作。那些拒绝转入苏联国籍的人丢掉了在中东铁路的工作,成为无国籍人士。此时,他们已经落入难民的阵营,既无国籍也无工作。

无国籍的男侨民在哈尔滨和满洲很难找到工作,需要专门知识技能的行业已没有多余的岗位,因为这些岗位已被苏联工程师和专家所占据,而那些不需要专门知识技能的行业充斥着廉价的中国劳动力。因而侨民们的妻女只能出来挣钱。让我们通过一位俄国女侨民的回忆录来看一看他们当时的处境。

“‘幻想’(Фантазия)的大厅里堆满了一张张小桌,中间给舞者留出了一块空地……视线好的桌子一般留给那些慷慨的企业老板,靠近舞台的大桌则被留给中东铁路的管理者……身穿侯爵夫人服装的舞女们忙于应酬客人,抑或静候邀请,她们都曾是良家妇女,……那位在大桌应酬的舞女,曾是公爵小姐。对于俄国女人而言,这几乎是唯一一种没有中国人竞争的挣钱方式。台上有歌舞节目演出,几个近乎赤裸的姑娘快活地跳着切乔特卡舞。……节目一个接一个,希望……通过女人赤裸的身体激

^① Аблажей Н. Н. С Востока на Восток. Российская эмиграция в Китае. Новосибирск. 2007. С.39.

^② 《哈尔滨旅游指南》,哈尔滨,1921年,第287—312页。

^③ [俄]E.X.尼鲁斯:《中东铁路历史简介(1896—1923)》,哈尔滨,1923年,第2页。

起男人们的情欲。”^①

俄国女侨民在舞厅里找到了工作，那里没有来自亚洲女性的竞争。关于这样的色情行业，作者写道：“没人鄙视‘幻想’舞厅的舞台，真正的演员们在这里表演朗诵或者唱歌。”

二、30年代

满洲事变(中国称九一八事变)开启了俄国侨民的历史新阶段。1932年日本将满洲同中国的联系切断，并在这里建立了一个傀儡国家——满洲国。为证明自己占领他国国土的合法性，日本加强了“各民族合作”口号的宣传。《建国宣言》(«Декларация о создани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中写道，汉族、满族、蒙古族、日本大和民族、朝鲜族五个民族以及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其他居民都是平等的。然而这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实际上，日本加强了对其他民族人民的控制，对俄国侨民也不例外。

1934年12月，满洲国建立了一个特殊机构——满洲帝国俄国侨民事务局(Бюро по делам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миграции в Маньчжурской империи)，以团结在满洲国生活的俄国侨民。俄国移民由此获得了自己的“移民政府”，在官方层面代表他们的利益，保障他们作为文化同一性和民族同一性的存在。

让我们来看看1934年出版的《最新哈尔滨旅游指南》，书中扉页上画着一位穿高跟鞋的俄国裸女，只在臀部裹着宽大的软围巾，墙幕上投下了她靓丽的身影，这就是著名的哈尔滨“舞女”的形象。几乎当时所有的旅游指南、明信片 and 旅游日记中都出现了“夏日祭”(Хадака одорм)^②即裸体舞者的身影。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日本国内尚未出现类似的“脱衣舞”现象，日语中甚至连这个词都没有，日本人只有在哈尔滨才能合法地观看脱衣舞表演。

《最新哈尔滨旅游指南》中有一章《夜色哈尔滨》(«Ночной Харбин»), 上面刊有日本艺伎、俄国舞女和中国妓女的照片，照片中的中国女性和日本女人都穿着民族服装，只有俄罗斯姑娘半裸着身体。再来看看关于裸体舞的介绍，开篇这样说道：“只要我去哈尔滨，就一定要去看裸体舞。”裸体舞分为四种，每场10分钟左右，票价13日元，再加上2日元的小费，一共15日元。再花5日元即

可享受妓女的服务^③。

当时在哈尔滨生活的日本人有13000—14000，其中一部分是来满洲国任职的，大部分是在咖啡馆服务的女性。哈尔滨的公共娱乐场所达到20家，数量基本维持在满洲国建立之前的水平，而咖啡馆从无到有，数量猛增至60家^④。

1935年3月，满洲国签订了出售中东铁路的条约，开始遣返中东铁路的苏联侨民回国。根据阿普拉哲依提供的资料，6028名曾经的铁路职员及14607名家眷，共20635人离开了满洲^⑤。

苏维埃俄国与侨民俄国在满洲同时存在，但并非所有人的思想意识原则都有分歧，例如那些为了保住铁路工作而取得苏联公民身份的人对意识形态并不很感兴趣，而从莫斯科来的苏联公民在哈尔滨的生活过程中完全资产阶级化了。苏联公民和俄国侨民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从经济角度而言，他们组成了一个买卖俄罗斯食品和商品的共同市场。远离祖国，在日本人的强压下生活，使他们经常感觉对方是自己人。

丧失了经济能力和政治权利的俄国侨民们再也无法承受巨大的消费文化。很多从事色情行业的俄国姑娘离开哈尔滨去了上海，而家境殷实的俄国人由于不满日本人的高压，再次移民至美国或者澳大利亚。

现在我们考察一下中东铁路出售之后一本哈尔滨的旅游指南《哈尔滨1935》，上面既没有俄国女郎的半裸照片，也没有裸体舞女和妓女的照片。关于裸体舞，这本指南介绍道：“没有什么比裸体舞更加愚蠢的了，可是写哈尔滨的旅游指南就不得不提到它。诸如此类的色情玩意儿在以前更为诱人，自满洲国建立后，日本在各方面做出了严格的规定，受此影响，色情行业也受到了压制，规定舞者在跳裸体舞时必须穿着内裤，……直至最终完全取缔了裸体舞。”^⑥但随后也有文章报道谈论在地下场所观看裸体舞的情况。舞者的腰间缠绕着细带，一旦警察突然出现，舞者就可以拉动细带，放下帘幕。

① Жемчужная З.Н. Пути изгнания. Урал, Кубань, Москва, Харбин, Тяньцзинь.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Нью-Йорк. 1987. С.186-187.

② 日文为“裸踊り”。日本民间传统，一种祭祀和节日的表演形式，主要由男性以全裸或接近全裸的方式进行。

③ 《最新哈尔滨旅游指南》，哈尔滨，1934年，第201页。

④ 同上，第156页。

⑤ Аблажей Н. Н. С Востока на Восток. Российская эмиграция в Китае.

⑥ 《哈尔滨1935》，哈尔滨，1935年，第221页。

“多么肮脏的赤裸身躯！厌倦了日夜工作，身体黯然失色，孱弱无力。……收钱只为观摩一下，可也没什么值得一看，既无情色，也无美感。”^①从上述对俄国舞者的描述中，丝毫感觉不到美与奇特。

三、40年代

1941年为俄国侨民的转折点。1941年4月，苏联和日本签订了中立条约。为了不让苏联对日本间谍活动产生不必要的怀疑，关东军不再利用俄国侨民达到其侦察目的。

同年6月苏联卫国战争爆发，极大影响了俄国侨民对祖国的态度。战争不仅震撼了所有苏联境外的俄国人，更是将侨民分裂为两个部分——护国主义者和失败主义者。叶·波·塔斯基娜（Е.П.Таскина）回忆说，即使是在反苏意志最坚定的侨民中也开始出现护国情绪^②。

同年12月，日本偷袭美国在太平洋珍珠港的海军舰队。战争伊始，日本将其傀儡国家满洲国也卷入了这场战争。

让我们来考察一下《满洲旅行社协会会刊》（《Вестник союза туристических агентств Маньчжурии》）上对俄国侨民的描述。“哈尔滨的使命不仅在于满足旅行者享受异域风情的要求，而且它还充当了一个征服外国人的训练场。日本人绝不是傻瓜，但人人都认为，金发碧眼的种族更加文明，因而崇拜这样的民族。这样不好。……应该基于自身经验确信，（白种人）不是神，相反，他们就像是群低级动物。为此，最好从性上占有外国女人，当你征服了她们，外国人就变得微不足道。……现在大家明白了，为什么我说哈尔滨是唯一一个征服外国人精神锻炼的健身房。”^③

40年代，俄国侨民逐渐成为白种人可以被征服的特殊隐喻。当时哈尔滨出版的《哈尔滨旅行指南》中有这样一段表述：“凡到过哈尔滨的人，包括那些严厉的教育督察员，几乎都去过有俄国美女裸体舞表演的卡巴莱酒吧和舞厅。俄国人的哈尔滨和卡巴莱酒吧已经达到如此尽人皆知的程度！”之后出现了有关卡巴莱酒吧发生变化的记述，记者仿佛是为了体验异域风情去卡巴莱酒吧的，结果发现那里的俄国美女在用日语交流，随着日本曲子翩翩起舞^④。

另一本出版于满洲国首都新京（长春）的旅游

指南写道：“今日的哈尔滨已不再是东方巴黎，也不再是东方莫斯科，‘夜幕下的哈尔滨传奇’已经一去不复返。如今的哈尔滨成为年轻的满洲国的一个中心，自此，俄国人活跃性的下降并不意味着哈尔滨这座城市的衰落，恰恰相反，它保障城市继续向前发展。”^⑤

《夜幕下的哈尔滨传奇》实际上是当时著名作家奥野民夫（Тамио Окуно）创作的一部有关俄罗斯舞女的文学作品。小说在出版后短短的2个月时间内被再版了23次，其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⑥。

1943年出版了在哈各民族事务手册，手册明确指出了对俄国人的态度：“计划通过普及日语、提高职业水准等措施，维护俄国人作为满洲国遵纪守法群众的生活的稳定。”俄国侨民在满洲国五大民族合作体系中排名最后。

由于日本在亚洲和太平洋战区军事行动连连胜利，关东军力求避免同苏联发生摩擦，这种变化也反映在日本对待俄国侨民的态度上。1943年11月，满洲帝国俄国侨民事务局丧失了之前的独立地位，成为满洲国政府的辅助机构，即“领导和管理俄国侨民的部门”，并被赋予了诸如“获得亚洲战争胜利”等目的的任务。

四、结语

日本通过旅游指南、游记和明信片在民众中普及了成为哈尔滨名胜的“俄国裸体舞女的形象”。该形象的多次再生产使人们对俄国女侨的形象产生了一种心理定位。当然，实际上在哈尔滨生活的俄国女侨来自各行各业，她们的生活方式也迥然不同，有打字员、护士、医生、理发师、裁缝、教师、作家、诗人、演员、歌唱家等等。前述俄国女侨形象和实际情况并不完全相符，更确切地说，这些都是在殖民地国家生活的最为常见的女性形象定位。

日本人在满洲找到了适宜的材料来定位那些必须做脱衣舞女来维持生计的俄国女侨的形象。20

① 《哈尔滨1935》，哈尔滨，1935年，第223页。

② Таскина Е. П. Неизвестный Харбин. М., 1994. С.120.

③ 《突击队》//《Мансю канко рэмэй хо. 哈尔滨，1940年第4—5期，第32页。

④ 《满洲东北旅游指南：附哈尔滨指南》，哈尔滨，1941年，第107页。

⑤ 《满洲北部旅游指南》，新京，1941年，第107页。

⑥ 《异国与性》//《哈尔滨夜话：中国街区之夜》，东京，2007年，第4页。

世纪20年代,早在傀儡政权满洲国建立之前哈尔滨尚未出现色情旅游热潮时期,她们成为满足性欲的对象,而奥野民夫的《夜幕下的哈尔滨传奇》只是顺应了这一潮流的发展。美艳的俄国女郎的“裸体舞”成为充满异国情调和情色的大众娱乐载体。与日本人相比较,俄国人地位状况的改变体现在俄国女侨成为性欲对象的代表。30年代,日本加强对满洲的管理,继承自沙皇俄国遗产的色情行业并没有销声匿迹,而被用于吸引日本人来满洲。40年代,日本同美英的战争局势每况愈下,俄国女侨

成为一种隐喻象征,意味着白种人是可以被征服的。

俄国女性身上体现了东西方对立的两面。在欧洲,地处欧亚的俄国被认为是亚洲国家,而在满洲的亚洲各民族中又体现出其西方特性。俄国女侨生活窘困,一些人必须在娱乐圈工作挣钱,她们的形象无异于一种保证,即日本有能力赶上并超越西方国家。

于是,日本人利用这种形象的某一角度来塑造他们所需要的自我认同。

(责任编辑 靳会新)

Sexy Russian Girls in Harbin Entertainment (1920s – 1940s)

Mitiko Ikuta Tr. by CHEN Yu

Abstract: A large number of Russians once lived in Harbin, China. After the collapse of tsarist Russia, it is hard for Russian men to find a job in Harbin. Their wives and daughters were forced to come out to earn money. Japan published a lot of Harbin travel brochures and postcards with sexy Russian girls. In 1920s, Japan set off a tourism boom to Manchuria (Northeast China), some of them aimed at Russian beautiful and sexy tourism. In 1930s, Japan strengthened the management of Manchuria. The Porn Industry which inherited from the Tsarist Russia did not disappear, and be used to attract the Japanese to Manchuria. In 1940s, Japan's war situation with the US and the UK deteriorated, Russian women worked in entertainment became a kind of metaphor, which can be thought as a kind of guarantee, Japan had the ability to catch up and surpass the western countries.

Keywords: Harbin; Russian female expatriate; travel brochure; Japan's self-identity

Русские танцовщицы и девушки легкого поведения в увеселительных заведениях Харбина в начале XX-го века

Митико Икута, Пер. Чэнь Юй

【Аннотация】 В начале прошлого века большое количество русских проживало и работало в Харбине. После падения царской власти в России, в Харбине, из-за дешевизны рабочей силы, русским мужчинам-эмигрантам было трудно устроиться на работу, поэтому зарабатывать на жизнь приходилось их дочерям и женам. В те годы в Японии выпускалось много путеводителей по Харбину и эротических открыток с фотографиями российских эмигранток. В 20-е годы 20-го века в Японии начался бум туризма по Маньчжурии (Северо-восток Китая), и в том числе и для секс-туризма с русскими эмигрантками. В 30-е годы Япония усиливает свое влияние в Маньчжурии, доставшаяся в наследство от царской России секс-индустрия не только не исчезает, а, наоборот, активно используется для привлечения японцев в Маньчжурию. В 40-е годы, во время ухудшения ситуации в войне против Америки и Англии, русские эмигрантки, работающие танцовщицами-стриптизершами, стали своеобразной метафорой, означающей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завоевания белой расы.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Харбин; русские эмигранты; путеводитель; само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Японии